

設計珠寶 寫科幻小說

莊莎娜 發揮無限想像力



■East meets West系列手鐲展示香港中西文化交匯的特色。



■7合1蝶戀玫瑰陀飛輪手錶結合蝴蝶和玫瑰元素。受訪者提供



■Long Distance Love對戒背後有一段遠距離愛情故事。受訪者提供



■Sarah第一本小說《塵光人》於大學期間寫成。

Sarah 用兩年時間籌備和打造品牌的珠寶系列，首度登場的五個系列各自展示獨特的設計風格，分別描述不同性格類型的女性。她創辦的珠寶品牌 Sarah Zhuang Jewellery 日前與香港陀飛輪品牌萬希泉合作，聯合推出具七種戴法的蝶戀玫瑰陀飛輪腕錶，是結合複雜精密工藝與大膽創意的設計作品，又代表玫瑰般高貴和蝴蝶般神秘的現代女性。

設計背後有故事

Sarah 的品牌設計風格奢華而時尚，大多作品都有着多種的穿戴方法，讓繁忙的都市女性在不同場合都能表達自己的獨特個人風格，凸顯現代女性勇敢堅強、自信爽朗的個人魅力，「如 Mix&Match 系列中的耳環，返工時可只戴前半部分顯優雅，放工去玩時組合後部分又有狂野的感覺。」她認為，珠寶不僅是璀璨美麗的奢侈品，更是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作為現代女性之一，我每日都會戴不同的首飾，設計時便常站在自我需求的角度去考慮：怎樣的款式可以又靚又適應不同場合？怎樣的重量和厚度設計能既特別又戴得舒服？對我來說，做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是堅持品牌特色且明確目標受眾的需要，每創作一個新的系列，我都會先確定這個系列所要表達的女性特徵，再選擇以何種元素代表這一類的女性，選擇哪種元素才能最恰當地表達某一類女性，也是我不斷在思考的問題。」

在 Sarah 的珠寶作品中，常可讀到設計背後美麗的故事和寓意，如曾在香港珠寶製造商協會主辦的 2015 年國際珠寶設計比賽中榮獲優異獎的 Long Distance Love 對戒，便講述了一段遠距離愛情故事：當戒指分開獨立佩戴時，象徵戀人分隔兩地，期待下一次相聚；當戒指合在一起時可組成一枚胸針，象徵遠距離戀人的

事業和愛好時常難以兼顧，但年輕珠寶設計師莊莎娜（Sarah）卻同時將兩者經營得有聲有色——以現代女性特徵為創作靈感的珠寶品牌系列經已面世，最新完成科幻小說也即將出版，分飾兩角的她將設計與寫作分離又結合，期待未來將科幻概念融入珠寶，繼續發揮無限的想像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曾慶威

重逢團聚。而 East meets West 系列的手鐲則使用香港著名的地標——青馬大橋、中銀大廈和志蓮淨苑等的外形線條，展現璀璨迷人景色的同時，亦凸顯香港中西文化交匯的特色。

從小愛科幻題材

Sarah 除了是珠寶設計師，亦是一名科幻小說作家，於 2014 年出版了第一部長篇科幻小說《藍光人》，講述超能力少女擔負使命拯救末日的故事。她透露自己的第二部科幻小說也已經完成，正在最後的修改階段，希望可於今年書展期間推出。她表示：「十七萬字的小說，修改才是寫作最困難的階段，常要推翻原有重新寫過，既要承前啟後又要符合邏輯，改到最後會有種精神錯亂的感覺。」其實她寫的第一本小說是極貼近生活的愛情小說《趁年輕》，她稱當時純粹是因為「貪玩」，「第一次嘗試寫小說，感覺愛情小說最容易寫，故事都是關於自己和身邊人的經歷，並沒有太多虛幻的情節。但其實我平日最愛看的還是科幻小說和電影，從小就開始看《衛斯理》系列，寫愛情小說的嘗試使我發現寫小說並不如想像中的那般難，便想要開始寫自己真正喜歡的題材。」

原來她的第一本科幻小說《藍光人》是讀大學期間寫成，「現在看來其實第一本小說中有很多自己不滿意的地方，但這種嘗試使我開始關注更多的中英文科幻題材小說，也學到不僅是看情節本身，而且是更注重作者如何發展故事、塑造人物等。」第二本《相對滿意》的科幻小說便是在她不斷吸收新的題材和技巧的過程中創作，「擺脫了前作第一人稱的限制，改用第三人稱敘事，在人物塑造和故事邏輯方面都有改進。」談起女性科幻小說作家的優勢，她認為勝在「細心」及「情感處理更細膩」，「既有科幻情節，又注重人物內心情感，更易引起讀者共鳴，適當在科幻中加入一些愛情、

親情、友情元素，會更有火花。」她說。她期待未來新書除在香港出版外，也可以走到其他地區讓更多人看到，「無論是珠寶還是小說，我都希望可以讓人記得這是來自於香港。」

學習交流最重要

Sarah 生於珠寶世家，回憶起自己對珠寶的興趣應是源於少女時期對首飾的喜愛，「曾夢想擁有一間專賣耳環的店舖。」她直言初時未曾想過要做家族的事業，大學也是修讀傳媒專業，直到後來進修珠寶設計課程後，才對珠寶產生興趣並全心投入，「我曾經只是對藝術有興趣，修讀課程後才對珠寶有了不同的認識，發現珠寶設計也可以富有創意和藝術感，並清楚自己未來是想要做這一行。所以我建議對珠寶設計有興趣的人多修讀相關課程，多畫圖、多讀珠寶雜誌，以及通過多種渠道與知名設計師交流。」

Sarah 與家姐莊菲娜感情甚好，她笑稱家姐是自己的「經理人」，無論是珠寶設計還是寫作，都常參考家姐的意見而作出改進。她說：「家姐考慮事情比較實際，會告訴我怎樣的設計最適合市場。幾年前的我完全不懂這些，有時會與她有爭拗，但等我慢慢接觸到市場和顧客，便愈來愈認同家姐的意見，她在品牌運作和市場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比我多，現在我們經常一起討論怎樣的設計才是最合適的。」



■Sarah 與家姐莊菲娜（左）感情甚好。受訪者提供

運動減壓最有效

充滿驚險與奇聞異事的科幻世界看似與珠寶設計風馬牛不相及，但 Sarah 稱兩者相同之處是無限的想像力，「珠寶設計是我的終身事業，小說創作是我最大的愛好，我很慶幸能同時做兩件熱衷的事，雖然現階段的珠寶設計概念還是以女性需求為主，但未

來不排除會在設計時迎合科幻小說情節，創作一些中性的作品。」

她也坦言想要將事業和興趣同時做好是對精力和時間的巨大挑戰，

「曾經我星期一至五白天要返工，有時夜晚要讀兼職珠寶設計課程，但會在周末留出一天時間專心創作，平日也會利用碎片時間將閃現的靈感記錄在電話上。小說未完成時常有一些精神壓力，稍有放鬆的心思便會覺得內疚。」常要犧牲玩樂和休息時間投入工作和寫作的她稱運動是自己最好的減壓方式，「平日多壓力的時候我常去做 gym，做運動時便可以身心完全放鬆，假期時也會去滑浪或滑雪，高速的運動會使我頭腦更清醒。」她說。



■Lady Rose 系列珠寶透過玫瑰塑造高貴優雅的女性。受訪者提供



■任哲稱做雕塑時需全神貫注。

任哲：武士雕塑展現中華文化「精、氣、神」

藝術家像變壓器

當傳統中國文化和西方當代藝術相碰撞，會產生怎樣的火花？來自北京的年輕雕塑家任哲以執著與真誠為信條，將傳統中國文化和西方當代藝術完美結合，巧妙美化為自己獨特的雕塑語言，生動地表現出中華文化精神世界中「精、氣、神」的美學意味。他力圖在傳統的文化土壤中找到新的起點，將東方寫意的精神基調以藝術創作轉換為詩意的實化，體現中華文化的傳承與雕塑藝術結合的獨到之處。

任哲下月 7 日至 30 日將於中環交易廣場中央大廳舉行「翌」雕塑個人展覽，展出一系列 18 件彰顯勇氣和武士精神等傳統概念的青銅及不銹鋼雕塑，包括 6 件新作《雷》、《雲端》、《破震》、《焚離》、《太兌》和《辰坎》。當脫離了技術工藝的限制，他更自由地在青銅和不銹鋼材質中轉換，為不同題材的作品選擇合適的表達方式。他稱自己不會過於注重作品形象的嚴謹準確，而是憑藉神韻吸引觀者駐足，使其得到啟發與正能量，在武士的靜默中解讀自己，覺醒內心原始的真性情，從而道出蘊藏中華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思。

任哲此次利用交易廣場中央大廳的獨特設計，致力將意義深遠的信息傳達予觀眾。中央大廳的圓形象徵「天圓」，《雷》傲立在正中心，其他作品以此為軸心排列，揭示萬物與人類密不可分的連結。《雷》默默地展開翅膀，散發和平與寧靜的氣息，表達了人類對自由世界的盼望，同時呼應中國哲學傳統觀「天人合一」和「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精神文化內涵。而另一邊的《雲端》則著墨於水的昇華，觸感冰冷剛硬的銀白鋼材通體洋溢著如水動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他介紹道：「新作品的題材有別於前作，多抽離於中國神話故事，而在造型和動態方面也做了一些調整，希望給觀者帶來不同的感受。」

同時展覽的其他雕塑皆是他的代表作品，《雲山風度》表現靜坐的武士彈奏無弦古琴，動靜兼備展示平靜的表象與其激越心靈的對比。而《尋白羽》的靈感則源自盧綸《塞下曲》中描寫武將李廣的詩句「平明尋白羽，沒入石稜中」，弓箭意味著目標明確，勇往直前，對未來充滿希望與自信。他個人崇尚中國古代武士精神，便多以其英雄形象作為創作載體，致

力弘揚君子當擁有的崇高人格和道德信仰，他將自己的人生閱歷與價值觀融入作品之中，賦予雕塑獨樹一幟的內涵與意義。「作為喜歡英雄的男孩子，作品自然便會偏向英雄主義，而放在現代來看，每個行業都有各自的英雄和武士。藝術家其實像一個變壓器，從書籍描寫、電影元素、生活片段等收集信息，經過自己的綜合梳理再以作品來表達，很多形象都是潛移默化的日常反映，是長期積累的轉化，在某一時刻突然閃現。」他說。

中西結合添魅力

現為自由藝術家的任哲既有著現代年輕人的敏銳觸覺，不斷接收新鮮事物，又喜歡安靜地居於一隅讀書看戲，對古時的生活狀態充滿嚮往。他稱自己選擇做雕塑而不是平面藝術，源於其直接而具有衝擊力的表達方式，他回憶道：「大約在 2005 年的時候，我做了一盤中國象棋雕塑，將棋子都做成了中國古代的人物形象，卻用了國際象棋的棋盤樣式。這種想法源於當代藝術剛剛復甦，但審美體系和評判標準更偏於西方，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化的評判標準下該何去何從？在不斷的創作

中我慢慢找到了答案——不要一味擬古，也不要做沒有根基的浮萍，中西方藝術並不矛盾，若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比單一方面更有魅力。」

他始終運用源於商周時期的傳統失蠟法創作，以最大限度保留手紋和肌理，完成一件作品動輒耗時三個月甚至半年以上，「創作的時候必須全神貫注，不會分別製作不同部位，而是連貫且胸有成竹地創作，既像沖曬照片般整體顯現，又像書法般一氣呵成，不會過於在意筆劃的細節美感，而是講究篇章整體的氣韻流動，以及相互之間的對比關係和節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雲山風度》，2012，190x230x170 厘米，青銅



■《尋白羽》，2014，200x190x100 厘米，不銹鋼



■任哲最注重雕塑的「精、氣、神」。張岳悅攝